

有社会边界的模糊化和社会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社会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联，使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度越来越呈现出来，过去那种简化复杂性的还原论，二元论、“客观”论，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与此同时，社会学为了克服宏大理论缺陷，加强了理论本身的反思和建构，在社会交往与沟通，结构化与反思性、公共领域与结构转型、权力—话语与组织—制度、民族—国家与暴力、阶级—阶层分化与职业流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性别与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使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力度显著提高，学术渗透力明显增强，同时又避免了形而上学“无所不包”的狂妄，从而使社会学逐步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深度又日益规范的学科。

###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运用

在整个国际社会学界，20年前，10个研究者中大概只有3个使用社会统计方法从事研究，但今天，这个比例也许正好要倒过来。以随机抽样和对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为标志的社会统计方法，在过去20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完善，其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和追踪能力，使得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程度很高的，可用经验数据加以验证（或验误）的社会科学门类。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普遍运用和强势扩展，虽然仍然受到具有人文理论取向的学者的怀疑、抵制和批评，但却得到了注重应用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惊人进步使社会统计成为一种非常便于入门的“基本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统计的定量化和定性化分析，以及其数据也因此同时具有可积累、可比较和“可重复”的性质，符合了对社会科学的某种“科学化”要求。当然，比较适合于“大范围”、“远距离”和“追踪性”的研究，也是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界日益盛行的原因。

### 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增多

随着社会学自身的分工化和专门化，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了，大量跨学科、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涌现出来。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经济学对生育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法学对社会法的研究，历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心理学对人际交往和互动的研究，都对社会学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优势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学也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不再仅仅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界，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日益成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 社会学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在社会职业分化日益要求社会学专门化和需求日益迫使社会学研究具有应用性的背景下，社会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与经济学和法学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支撑性、基础性社会科学学科。在就业、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组织与第三部门、城市发展与社区服务、人口生育—教育与劳动力的培训—安置—家庭与婚姻生活、社会安全，社会工作等各处领域。社会学都肩负着培养职业人员和专门人才的重任。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要求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比以往更实用的知识和更加专业的技能。特别是随着社会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剧，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需求正日益急迫。



#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 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从社会学独有的视角描述“社会事实”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在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是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研究手段。对于某一项具体研究，可能采用定量研究更好或采用定性研究要好，或二兼而用之。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取向的不同，决定着方法的采用。

定性研究有利于发掘事物的深层原因，对观察对象的细微之处进行把握。作为定量研究的替换手段，在研究特殊群体和敏感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定性的技术有其独到的功能。在操作中，定性研究采用的是比定量分析更模糊、更大胆的方法，因此更容易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社会学者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法、观察法等。一般认为，这类方法不足之处在于定性分析的样本不能够代表总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同时，定性研究方法实施的成功与否及其研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专业素养和研究经验，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和主观性，也常常使研究结果在可靠性和有效性方面受到较大影响。

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统计理论的基础上的。其优点在于能够通过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推论总体特征。以定量研究中常用的统计调查为例，它首先是从一定的理论假设出发，设计出标准化、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问卷，然后经过规范的抽样、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或者对新的发现做出理论解释。定量研究的缺陷在于难以获得深入的信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及人们的深层次动机容易忽略，同时也不适用于对唯一发生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就方法本身而言，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关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提高选择和应用这些方法的能力。

近二十年来，国内社会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定性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对于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对于口述史的研究、对于性学的研究、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运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完成的上乘之作。除了对学术的挚爱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些社会学研究人员对于方法上的熟练运用和精心操作也是其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关键。

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定量分析中占有核心地位。除了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以外，社会学者还组织了大量抽样调查。小到一个组织内部的抽样调查，大到全国性的样本，这些年来众多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推动下，从抽样到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也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数据分析方法上，从常用的频数表、交互表，到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 回归、对数线性模型、事件史分析等等，研究者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高级统计方法来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在这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用定量分析技术的论文和著作问世。但总的看来，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里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一部分抽样调查在实施过程



中还不规范，使得在误差之外还增加了人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另一方面，不少社会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还比较生疏，导致对许多数据的分析流于表面，无形中浪费了宝贵资源。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的资助下，国内已举办过三次高级统计方法班，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向大陆同行介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这有助于帮助国内学者缩小在方法上的差距。笔者在此还想提出的是，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享的公共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这也是未来几年内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 切实从实际出发 建设好中国的社会学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费老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五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上和在吴江宾馆举行的 90 大寿庆祝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过回顾和体会》，是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章回顾了费老领导重建社会学学科的二十年，指出我国社会学界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文章涉及内容广阔，不少问题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如文中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个大问题，就是“把人只当客观事物来处理还不够”，只觉得十分重要，非常正确，但欲说其详，就不太说得清楚，感到还要学习、体会。所以，这里仅就两个感触较深的问题谈点体会。

第一问题，就是要补课。费老在文章中反复叮咛，不厌其详，可见其重要。“补课”本来是邓小平同志针对要重建社会学学科说的，但二十年后的现在有了新的意义。费老指出，研究社会学的教师们也须补课。我本人的体会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学远远没有成为“显学”，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认识和影响社会的功能。之所以社会学在我国尚未成为显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社会学有个了解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学研究者自己功夫不到。大量问题还没有研究明白。例如费老举出的，中国特点具体表现怎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就需要我们经过艰苦研究而后把它讲清楚。

社会学本来就是年轻的学科，传入中国时间不长，又中断了二十多年，空白面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困难大，余地也很大，很有前途。许多理论对我们国家的建设直接有参考价值，但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却无动于衷，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弄懂。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同样，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这一理论中的关键词“理性”应作何理解，至今不清楚。因而作了大量调查，却忽视了不少重要变量，已经收集到的数据也未能看出其意义。理论不清楚，实证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调查工作呈现盲目性。

费老要求把中国特点是什么讲清楚，我的理解，是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住中国社会。不是这里戳一枪、那里戳一枪，而是要求有个总体的把握、并且必须是搞清具体表现的基础上有总体把握。对比这一要求，我深感自己距离很大，须加紧努力赶上。

